

玉葉

和書門	
五 一 六 一 六	類
一 九 三	函
九	架
七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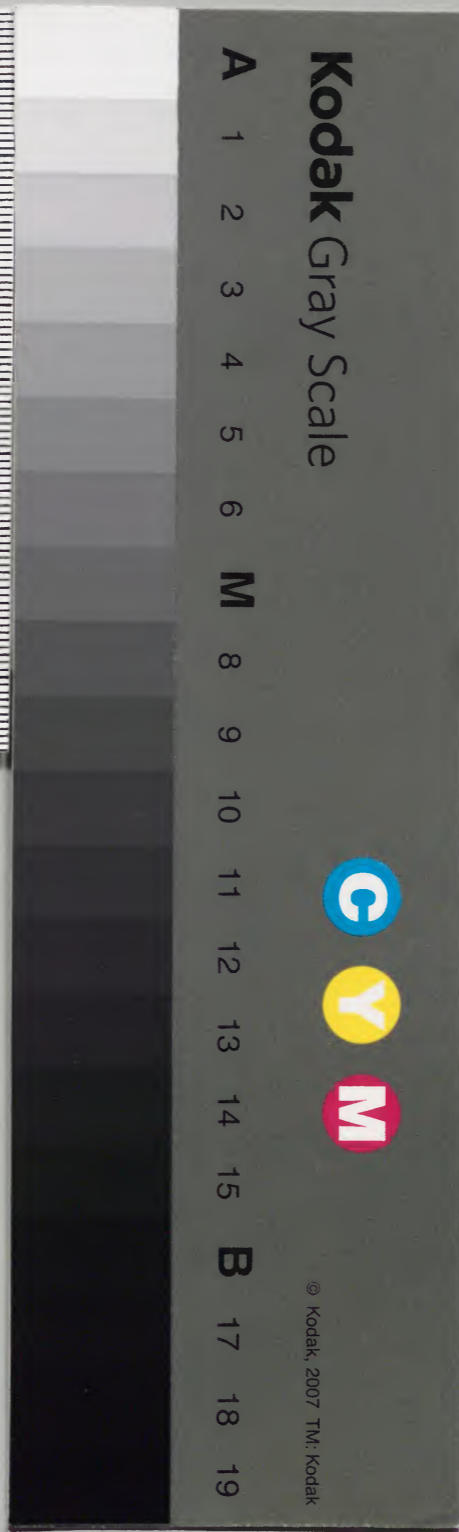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五 一 六 一 六	和書類
七 〇	冊
一 三	架

治承五年

二月 全一冊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51616
冊數	70 (38)
函號	161 102

廿七の上



玉葉

養和元
治承五年

二月
三月
閏二月

王業

治義五年

二月

二月

御書

治義五年辛丑

二月小

一日戊寅陰晴不定晴夕雪降攝政被參女院傳聞

謀叛賊源義俊為義子号十郎藏人卒數万之軍兵超來

尾張國官兵疲兩度合戰暫休息近江美濃之

邊忽不可寄戰云云

今曉有号想

二日己卯天晴晚頭中御門大納言被來隔簾謁之

小時歸出了山階寺燒殘佛像亦安置所并可

行佛事之間事人々申狀尋取摸政見之被

尋問人々

左大臣

被申可被渡別院若
末寺之間之由

尤大将

被申侍寺之中可然之所可被安置之由兼又可被問尋外記之僧亦候

新大納言

被申假構小堂安置彼儀亦追撰吾可被始行修二月歟為不

透式日於當時安置之所可被行款兩条可在長者宣之由

堀川中納言

被申可被尋永久元年例出修二月去於當時

左大弁

被申可被尋寺僧兼又七大寺之中可撰便宜之所之由

大外記師尚

申可被安置別院若未寺小之間之由

此上被下知之趣重尋

傳聞常陸國勇士等來頼朝了仍欲伐之

處還散々被射散了此由飛脚至來今朝

被遣官兵者自後可攻之由申上云云但

倉院御傳領而登霞之刻被奉處分中宮

之由時忠卿申法皇

御處分之實否難知時忠之所行乞

分明之仰中陰之間号中宮令旨推筆

行法皇心不悅云云

五日壬午天晴申剋俄陰小雨即晴了

午剋佛嚴聖人來依請也未剋主稅頭和

氣定長相具呵利勒藥種忝上於前合和

之柱心擯榔子出余許儲之近代柱心甚不

法仍於余許有其氣味之方許ヲ削取

用之申剋忝女院御方着心喪服之後須

忝本所而依行步不通不能忝上密々以

手與忝女院御方依為連々事撰無悼之

日始所參也今夜子剋娘君病惱々温氣

六日癸未天晴午剋忝義持來太一定分危

勘文此次問姬君所務事惡治身之間士
公成崇無殊大事云云

恭親憲成亦占申殊重由高輔來自院公

結緣經物事子細不分明嘉美記只注其

自數不載所深人謂時範隆季卿今案云

若可付御佛款是非宛申儀內可相伺

云云此等棟範所申也云云誦經物基隆敦

兼亦朝臣略百家保亦足勤仕之見實否

難知欵

又聞中陰內行幸事人云云一同申不可然之

由仍延引可及來三月云云今日法皇渡御

寂騰光院南御所仲所故是春門

三日庚辰天晴撰政返事云修三月事任例

以式日可被遂行御佛安置所禪定院可宜

且寺僧可相斗之由仰下云云故院御

料結緣經御佛可為余沙汰云云仍召

範季仰付之

傳聞賴朝寄攻常陸國之間始一兩度雖

追敵遂伐平云云是又實否雖知一昨日

自彼國上洛之者說云云綴橫之說隨聞

及注之但猶事之外之浮遂可見見虛實欵

去朔日曉季長朝臣為余見吉夢云云此

中有太神宮御事深可信欵今曉同朝

臣可召仕之侍見同夢云云

或人云禪門之女參法皇之間有種之事
等云云天下之災難奇異只在近日漢家
本朝注往古采無比類之世也

四日辛巳雨降朝間雪下傳聞故高松院御
庄、元京地亦被讓獻故建春門院仍高師
時記更不可及不審但先例縱雖然今度
可付佛去左右只可守本所下知歛抑誦
經文事如何願文書垂無暑所隨又嘉美諷
調又如此但彼度受領亦備進者料物至于
今度者下官一勲仕者尤可加暑歛而与願
文相違之條如何又乖先例歛進逐之間可
隨亦所成敗也早兼重議定可相存者以

八日此寺可舍棟範由仰基輔了此事奉行之人
等不見師時歛只任彼例有涉汰不可及
事之煩歛如何云云又嘉美之例佛具所
課人造花佛供等付彼歛被勲之今度不
新調佛具仍又付佛可涉汰者其由仰
範季

傳聞昨日自倚廬代還御本殿云云但今度
不被下椽宣旨依嘉美例也主上不着御
服之故也今夜依吉日姫君祈修土公鬼氣癸
依卒尔召近邊居住之門生

七日甲申天晴午剋典藥頭和氣定成忝止依
召也令見姫君御前身聊赤小瘡出故也

所勞之躰亦氣相交但不及殊大事欵云
今夜漏烈博士憲成修土公鬼氣祭此日
相當春日祭然而被停止祭了又為穢中
仍不可有神齊之儀欵而祭付社猶被
行之由存之間猶忌僧尼服者月水等及
晚間祭停止由然而其後此輩不出來如此
之時有神齊哉否旨可檢先例也
余昨日風病咳氣競發前後不覺者人基
輔來語云昨日中宮被行佛事云又仰
問申棟範以此旨觸隆季卿可申左右之
由所申也

八日七晴今曉娘君新使大藏大輔恭

茂德卷山府君祭今日件所勞頗宜但

溫氣未散召憲基令見申狀如定成入夜

大夫史隆職忝來日者所勞久不忝

去五日被定高倉院御齊會事又被行閑

閑事已上卿中納言兼雅卿但不被仰解陣事去

年東國被遣追討使之剋被仰警固但無固閑

事仍被奏高倉院遺詔之日有固閑無警言

固之儀故又雖被仰閑閑不及解陣之涉

汰欵又云昨日被仰下京中在家可被計

註由左右京職官人官使檢非違使等注

之但國使不入云又遣官使檢非違使於

羨濃國點渡舟亦可渡官軍之由同以

宣下已上、御又被下宣旨注進持叅也
其狀如此別當御

治承五年二月七日 宣旨

須年以來諸事不靜災異流兵草旁起思
其表示之指歸偏是魔縁之所被欲自
非假佛力何以安人庶宜下知神社佛寺
諸寺諸家及五畿七道諸國頭不勸明王
像寫尊勝院陀羅尼摺寫圖尊躰數遍數只
仕其力之堪否勿定其數之多少遂供養
於女院懷尼難於未兆

件宣旨上卿 尼大臣職事 經房云云事已
為新儀各差使可觸廻兼又成宣旨可分

京也諸家由經房所申也云云

同日 宣下

以前越中守平朝臣盛俊宜為丹波國諸
庄園惣官下司

件宣旨上卿時忠卿職事 行隆云云
余密々問之以宣旨被補庄園下司

有例哉如何答云未曾聞云云

今夜行藏助晴光修土公鬼氣祭

九日丙戌天晴去夜娘若温氣散汗氣味許味出了云云

翫不少傳聞今日被渡源義基頭并其等

二人等乍生捕渡之何不故院中陰之仔似無其儀

如何但近日事不能是非又聞關東及賊等及

半越來尾張國以十郎藏人義俊為大將軍
其勢幾千官軍疲度之合戰頗有弱氣
又左兵衛督知盛卿依所惱俄企敵洛來
十二日可入洛其替仰重衡朝臣可行向
大將軍敵洛為不吉之徵之由天下謳歌
尤然事之尤大將送札問亮闇裝束不審者會
始小湯治依風病發動也

十日丁亥天晴此日遠忌也送遣佛經布施取於
光明院南堂如例年陰陽治之間於炉邊
唱阿彌陀名号真言亦申剋藤相公定能來節
會除目亦之間注出忝議作法為示合件事亦
也粗答故院鎮縁誦經物事被宛催回臣

之意領之間棟範示基輔之許云云是依先日
余返答之趣有沙汰者爰知嘉兼之例人々
委不存欵

傳聞實國實守亦雖非素服之列著御服
其里色隆季卿雖賜素服著胤色云云是依倍
習之親疎有服色之淺深欵

十一日戊子天晴今日中院攝政姫君密之可入外而
依每事不具延引可有來十七日

申剋藏人左少弁行隆來依疾不出容亭
呼簾外廣庇長押下敷圓座先以謁之行幸八条

第之由先不可出逢之由訴之雖有其儀人々下官在被申被
過中陰旨仍延引而此間主上聊有御不豫

事為御所凶之由頗有其驗等欵如女房門
殊所齟陶也加之故院於彼行裏却不豫
出來始終非吉件御病全非五余仍旁遷幸八
祭亭所忌思食也保元永万雖不可為例已
又非無蹤跡之事欵何況帝者之儀以日易月
之礼於倚慮代被過十三日了於其後者
中陰之列後不可沙汰欵仍猶有遷幸之
條如何但可為殊臣難者非此限欵兼又若
可有行幸者同乘之人如何中院撰政姫君來
十七日內可有入存雖未嘗有后位粗被尋
我朝之例非后之人同乘之例曾無所見為
之如何若蒙准后之宣旨者不可有憚哉
此案月可令斗申者余申者先中陰行行幸
事先日被尋問之時申所存了於殊急事
者不可及左右但偏可依御藥事者御
祈禱御療治全不可依其所被疑去御
所之凶許欵若然者早可被行御占也隨被
趣若恣可有遷御他所之由令申者尤不可
及異議不然者於被過中陰可穩便欵者
行隆重云密事非御藥一事武勇之軍守
護內裏之間其程遠而於事有煩又非無事
之怖仍雖一變有其例者可有恣行幸之
樣禪門所被存也者余申之旨所申於有
殊御用者勿論只不可及儀定早可有遷

十二日己丑天晴此日故院結緣種供養也余依先
日定奉渡御佛副送文件送文無家令文署所
并右大臣家字只書每之依為存也

三尺普賢菩薩像一鋪二幅若赤地錦緣以紙配裏
是雖不可今案之其外付絢

裏又緣裏用白唐綾
軸平文有金物

佛臺一基其躰如衣荷平文有金物行事棟範雖仰黑漆
之由嘉美平文之由見師時記仍如此茅二層步臂金
為懸佛也

造花佛供如例造花絲色之佛供深仙供
四坏例白弘供二坏

佛供等嘉美例者付花札等所伎歛而
今度無佛具新調仍付佛可調進之由

棟範所申也

被物一重中位夏依無過免調後而人
多調織物被物云云

緇裹一布五段

仙布施一裹例緇裹之
綿五兩歛

已上納長櫃二合赤衣仕丁持之衣冠下家
司相具之此外基輔朝臣相具所忝也

件仙已下夏一向範李所勤仕之

今日却道守師慶智律師云云御願文兼光

朝臣所候也人之捧物皆被物云云入夜二品有

佛事云云

東國追討使大將軍左兵衛督智盛御歸浴依
病也

十三日庚寅天明早且女房密參詣廣隆寺六
角堂等

未剋藏人尤少行陞來呼篤前問子細先日
所被尋之行幸之間涉汰也就余申狀御藥并
御所更被問官依藏中召陣外寮察百藏命等之
處申旨各別就何可被行哉須用官卜申直
然而至今度不可怠然更躰猶有行幸者
可宜歛之

申云先日被尋問之處有殊急事者不可及
議定早可有行幸依御藥之一更者御所之
凶有無之條可被行御占之由令
官寮申狀各別之時被用官申狀者例也今
可被竒其狀之由難定申此上更只可在御意之
愚慮難定申者行隆行語云若有行幸者
表亡日可定由所擇申也
御所吉凶并行幸事

卜吉凶更
問五條皇居吉凶如何

推之吉歛
問有行幸他所吉凶如何
推之不杖歛

治養五年三月十二日神祇權女卜部宿祢兼衡
權大副卜部宿祢兼友

寮

御所吉凶

占今日己丑時加申候晉微明後已力用持騰蛇

中小吉青龍 終大吉大居御行幸已上微月
騰蛇卦過及吟

推之被用皇居有御藥事不吉如何以言
之月并御年上帶騰地是至御藥更又
三傳為無氣卦遇及吟是主御所不吉
之故也

資元

廣元

葉俊

季弘

恭親

官

卜御所豫更

問依何咎崇所致哉

推之依御身過并土公崇所致者

問依御不死豫被加護身吉凶如何

推之被加護身半吉欵

年月署所同前

察

日來御心神不例依何崇所致哉

古今日已丑時加申

正月節奉
宣旨自時

勝光臨卯為

用持天空中河魁欵朱在終天岡大裳御祈

年已上傳送勿陣卦過虎視氣跡絕

推之依御惡治身土公呪唄成崇所奉致之
上英氣加咎欽丙丁壬亥日御增減之期也

年月 署所同前

凡此行幸之涉汰狂乱也何強被訪諸人哉只任
雅意可被行事也

今日入夜雨下
長光入道来

十四日辛卯天陰雨降不被奉供養不氣尊騰陀
羅尼等夏自官觸女院廳

撰政送書云行幸猶來七日一定也同輿之人來
十七日密之可忝行准后以前同輿何様之事

哉不審之報曰七日以前蓋被宣下准后之事哉
十五日壬辰天晴傳聞鎮西謀及之軍遂日與盛燒拂

太宰府了之季經朝臣來談姫君入行之間夏
万事不具之光盛泰上持來諫言抄四卷件

光盛所抄出之件書以假名書之女房為易談也
夏太無所據仍以真名可書進仰了件抄先年

之比抄始自然所終功近日抄了之主稅頭定長泰
上仰醫道物本事可注進療治方之由也件抄所仰

名醫五人也典藥頭定成合藥方前藥院憲基病源抄施藥院
使賴基藥種功能去之年賜秘類本草一紅合抄出是則此事之盪觸之

彼時未及他抄等之涉汰去比名仰一年可欽進所思食也仍
定成憲基主稅頭定長療治方主稅入道知康後日仰炎
召仰名覺蓮可養性之方亦於炎治之要記者手自可抄者也人神

所在夏當時依無其用不具抄之何況家之說不聞

古來醫家之論只在此事仍一人：取出難備指南愛不及召仰也

十六日癸巳召使來催之明日可有行幸八奈亭右大將所
叅仕者當時有所勞不能出仕求扶得者可叅之由令申了
大將叅着亮闇之服連：依無日次也着吉服供奉行
幸專不可然可上義服之由被宣下了人定驚眼
歎於內：夏者着吉服出仕雖無其怪到于行幸
者已大禮之非神事之人吉服之奈甚非穩便之上日
者病惱當時不仗仍申所勞之由了撰政以消息被
吉行幸之由於大將同申所勞了未着亮闇服之
子細同相示了又大將以書狀觸依所恟不可叅之由
於頭守了傳聞知盛卿歸路了其替重衡朝臣
可向之由有其儀然而其儀忽多可被遣鎮西傳聞
今日被渡賊首十人使廳請取中陰內頻有此夏
如例三

十七日甲午天晴此夜行幸賴盛卿八條亭先是故
撰政姫君生年十九密入行即同乘我朝非后位
之人無同乘之例然而被下准后宣旨之後可有
同乘之由有兼日之涉決忽立后不可叶之故也而
夏陳念卒仍准后宣旨猶以不被下歎每事只有
議而無始終不能左右事也後引叅內之後有准后
宣旨傳聞熊野法師原燒拂阿波國追捕在
家雜物資賊米穀等之類不遣一物搜取了又深義
俊為義子在稱居住尾張國其勢三万余騎在美乃

十帛藏人

居住尾張國其勢三万余騎在美乃

國之官者兵士僅七八千騎三賴朝未越足拆開先以義利之勢分四手所寄攻三又聞鎮西謀反之者張本徒黨十六人同意三為余見最吉夢之由有告送之者有大神宮冥助事歛深可信三今日依七官不貪所勞法眼被出自西山也

十八日乙未天晴基輔來語云去夜行幸及曉同輿人遲忝之存三自母堂之家先向拱政八条亭其後忝存夜半三拱政須被待彼姬君來臨之處先以忝存人為奇三件姬君入內之儀侍從忠良車前驅衣冠六人無殿上人宗雅盛定等世於車二兩半物一人雜仕二人三基輔忝會內裏三自陣可被下車之處雨聊如汰仍竊三輦車被下三行幸供奉公卿宗家卿之外無糾令脩範卿着吉服三又近衛司無人忽被繼責之間少將兼宗元雖着諒闇未調諸束帶之間着吉服供奉人以屬目三此日新院五七日導師澄憲僧都六十僧世此中有七僧衍字凡左右大臣以下公卿七余人忝入三式帶劔取笏式不然三此事先例不同歛

十九日丙申天晴已剋忝女院御堂日者御坐今日故不御忌日也導師覺智僧正公卿不忝入季經賴輔朝臣等已下余佛夏同懸置仁供養之如例酉剋歸家

傳聞主上御不例大略平減三後聞今日拱政被向

陣光明院公卿朝方雅長候實子撰政卷臺祢簾
信範入道伺候其傍人以屬目云

廿日丁酉天晴召憲基朝臣問大將所收事又明後日
廿三日可加灸治可忝由召仰了酉剋隆職來召簾前
談雜更世間事太歎息相語事等

一 去十七日行幸大原祭有無評定遂准穢中之儀不
被行之凡中陰內雖過三十日諸社祭被隔心准被
例不被行之但於中陰以後者雖亮闇中被行
件祭也保元行幸別儀之永万又穢中之仍不及
其沙汰觸穢以後中陰之行行幸今度已為初度
仍有儀云

一 新院中陰之內被渡賊首未曾有更也就中不被
下解文使廳請取之例古今未聞被誅謀及之事
之時先所被下賊首解文也如此程更職事可
相存欵使廳又所驚申彼是不定言欵云

一 去正月五日東大與福兩寺僧都可解布見任
之由被下宣旨了而被補山階寺別當之時依不
審起兩奈之間一主上御倚廬代之間如此事
宣下其例不覺悟如何二可解布見任之由
被宣下之後未被仰下還補之由然者只載綱位
可除官職欵如何光雅云凡不可及是非倚廬之
沙汰勿論又前官之不審可及沙汰以權大僧都
信圓為別當以權女僧都覺憲為權別當之由
愷兼撰政之仰此上不可及異儀欵可裁此收云

仍任命所下宣旨也

一日比左女府行隆仰云有可召東大寺所司之事
別當已解任付誰人可召武隆職申付造寺長
官兼光朝臣可被召也然而不兼引付綱所召之
曾無例事也其次行隆云禎善全稱不被解官有頻
執行寺領夏凡力不及

一京中在家被討夏大略公家知貪富取之者可
被究召兵糧米之故但不可限兵糧米院官
諸家倘可被奉究是天下飢饉之間割富與貧
之義也
良久退出了

傳聞閩東夏聞宮不御坐之由多有乖賴朝
之者甚物念又其勢雖云數万騎全不可叶
物要尤嗚呼也_三是又不知實說

亦一日戊戌天晴未剋法性寺座主被來數剋談語
入夜被還了傳聞閩東軍陣大以物騷衆冠者不
知名召具十郎藏人義俊清降來官兵方之由風
聞但義俊被捕之奈果以僻事歟不被信受

廿二日己亥天晴已剋俄雪降昂晴了卅日大將加
灸治前施藥院使丹波憲基朝臣恭勤之灸所十三
所也醫師賜御衣并女房恭女院御方余同恭依此
事也今日新院藏人來依來月三日御正日粥時申
兼之由了

廿三日庚子天晴小兒頭在西臺是五休不具七夕日

穢也然而天下皆有穢氣之疑諸人不諸神社仍不
及立札申剋定能卿來問公夏之間不審此間注尚
忝議作法等

入夜外記大夫師景忝上持來素書一卷依先日
召也今日依吉曜持忝之由所申也此書相傳之人
甚女先年祖父師遠自白川院下給殊以秘藏傳
在彼家余聞此由仰可加一見之由雜子孫容易不可

傳授之由師遠書記起請仍恐躍甚多進退惟谷竊

致折禱請之間夢中有可許之告其狀在別紙他夏等相交為師景
為余惣以最吉之祥也

仍牛日診寫功今日所持忝也異告嚴重殆抵感淚余

謹正衣裳以讀合之余披見新
師景持來張良一卷書即是也黃石

公於妃上授子房傳之登師傳之書也而余不慮得之

其可不脫哉抑張良可卷之書式稱六韜式謂三略其說

區分古來難義然而晉簡文帝說充足為證批何況六

韜者即太公之兵法也黃公更授子房之條其理頗不

當歟三略者張良自所作也然者猶圮橋之上自黃

公之乎所受之書即以素書可謂真實彼三略有傳

得此書之後所制作歟世人深不悟此義歟但區區未

生難決是兆只任一旦之愚蒙為後釜錄子細許也又此

書相兼次才以匡房訓者彼張良未弼漢我朝所謂張

終理不知
實名是也件男傳持此書為故資綱中約言家傑仍

令進主君歟在彼中約言家之子孫家賢卿之時進

白川院師遠所下賜也余受之件書端小野宮右府

以此書有被送入道中約言顯基卿許之狀資綱者顯基

以此書有被送入道中約言顯基卿許之狀資綱者顯基

子也以之推之彼張修理祠作資綱卿之訐之間以其同緣
傳此書欽之由匡度房兒致邪推欽實資公已傳此書何必限
修理哉是又愚案也定不叶正說也

廿四日辛丑天明今日小御堂修二月也中御門大納言人
叅候先被來此亭余及大將吉依所勞不候其座

廿五日壬寅天晴申剋以后天陰兩雪間下早且清佛
嚴聖人習大金剛輪真言大將加灸治之後末更灸

此日公家於寂勝光院奉為高倉院被行御齋會上卿
兼雅公又六七日也

廿六日癸卯天晴此日寂勝金剛院修二月也雅賴卿人
前將軍宗盛以下一族武士大略可下向來月六七日之比

重衡鎮西下向停止了

廿七日甲辰傳聞邦綱卿
民部卿資長一昨日於日野出家今日使季長朝臣訪

之無損疾只遂年來之素懷也雖遇亂世未雪當其
殃次第昇進無怨昇正二位中納言又任民部卿其息

者侍讀四位中納言也涯分榮望專為足遂以遂本懷
誠未代幸人也

廿八日己巳天晴傳聞邦綱二翌有煩今日加美治

百六十壯愚基治之定成云物醉雖為大事次第療治相
送病者身弱有其怖三愚基猶病全不可有其恐只

身醉衰損此條難治三惣三以北無恐事欽病者深以憶

鼓不受飲食云云又聞禪門頭風殊外有增云云又中
官不例云云

廿九日丙午天晴此日高倉院御法事也導師公頭
僧正撰政已下公卿多以忝入云云子細可尋記今日余

奉故院於御墓所奉供養佛經是嘉承知足院殿
於香隆寺被修佛事例也彼益緣是又繪像阿弥陀

三尊一鋪二幅迎
接像也色紙經一部素紙六部以慶智律師為
講師以三映僧六為題名僧季長朝臣相具忝上誦經

又余自加暑也嘉承重仲朝臣相具忝入依彼例令進
家司也但季長朝臣布衣也兼光基輔等忝入無他人

入夜余著冠直衣衣崩色頗薄先參法皇寂勝先院
南御所依無
人寸女房申入即女房令謁次忝高倉院御喪家六波羅攝
家号北殿

謁女房問御行臨終之間夏悲淚難抑心神如屠數
刻之後退出前院登霞之後連日催忝入之志行

崇不叶思而涉近日新有之減仍拋万事忝入凡去
年六月以后今日始所出仕之用人車八葉而屋上
車也前駟布

衣隨身不發前蓆又牛童遺車也今日以基輔朝臣
遣禪門并邦綱卿等之計許允訪疾出仕以前刑部卿賴輔

朝臣來云可下向豐後國是彼國住人等令謀及追出
目代了凡依鎮西謀及可被遣追討使但近日其儀
停止云云若

然者當國可滅亡取身仕國之外無他計略云賊徒
之追付使旁以國中損亡之基也仍國司下向可鎮住人

梟惡不可被遣追討使於境內之由令申禪門已有
可許仍所思立也云云但夏已類物狂万人不耳心其實

又非無恐之故殊精進潔齊祈請賀茂春日二社其趣
若下向可有後悔者可蒙其告文故障出來可被止
此下向也不然者將有冥助之由可下向大略實物
狂乎王化已以廢了謀叛之過民豈叙用國宰武還丁
及非分之耻辱欤返不快之支度也但件人殊為先
先々多預佛神之加護之人也然者祈請之旨定有感
應欤
傳鬪尾張之賊徒等少々越來義濃國射散河波民
部重良之徒黨相牙被疵之者有數官軍方有之
池田太昂之者捕件者乍生持去了此事實事
也然而彼鳥秘藏

閏二月大

一日丁未天晴性法橋來示特祈度書願書賜了
自明日可始祈也家中無物仍賜平緒一筋了祈願意
趣偏思社稷之安穩也若余在生之間其度不可叶者
可有夢想之告又至生涯之安否一向可赴後世菩提
之由也入夜有來之禪門之取勞十之九者無其憑
又邦綱卿取勞大以有怖畏又云筑前司貞能申
上之兵糧米已盡了於今者無計略仍為應改
前幕下俄欲下向之間依禪門病後早
二日戊申天晴早且實嚴阿闍梨來受一切成就明
印菩薩真言等及盡佛嚴聖人來受愛染王印
余自去七八日契齊誦大金剛輪真言一千遍為世加行也
自今日余始誦又實嚴智詮信助佛嚴等各能

可祈念之由仰含了同心合意可願法驗之時也侍從
所勞猶未瘳之佛嚴行向見申無別更由之

今日真言一萬遍之以使訪禪門邦綱御等之

三日己酉天陰今日高倉院在御法更也導師
覺智僧正之

余依催送咒願粥時於彼院廳之折敷高坏十二本折敷西行白生

同饗四本從僧料副物絹五十疋代布五疋

差副下家司送院廳之綱御二翌有增之公家司昨日御藥但今日頗宜御之中宮又以不例化天下

之躰以調詞上不可云更手在長濃國追射使等一切無糧料
之間可及餓死之關東賊徒其勢逐日万倍之大略万

更至極之時也之今夜新院御更了人之分散女房亦少之當候中宮

行啓泉殿之今日呪及五万遍之四日庚戌天晴雨降傳聞邦綱御去夜渡六條之邊青侍

家之為素懷之有依所勞急也以基輔朝臣訪之有恐
梳之報瘡之躰兆無恐之今日五日遍入夜傳聞禪門

薨去之但實否難知可為聞也之五日辛亥天晴禪門薨逝一更也之仍以基輔朝臣吊

五日辛亥天晴禪門薨逝一更也之仍以基輔朝臣吊

喪家

中宮二品前大將等
居一所吊其三人也

已剋大史隆職來雖念三誦之間

流世間不實召前問雜事語云今日忝陣屋少午行隆

密語之去夜法皇宮武士群集之由有風聞人以為法皇

與前幕下有變異之心誠是天下喪亡之至也云昨日朝

禪門以圓實法眼

滅國家之盜觴
天下之賊也

矣法皇云愚僧早無之後萬

夏仰付宗盛了每夏仰合可被斗行也云云者勅答

不詳夏禪門有含怨之色召行隆卿仰云天下夏偏前幕

下之寂也不可有異論云云北帝東國之寇又有中夏之亂

軟云云小時退下了相續賴業來余始念誦了仍不謁也

准三宮入道前太政大臣清盛

法名
淨海

家男名被世平治亂送以後天下之推偏在彼私門長女

者始備妻后而為國母次女西人共為執政之家室長嫡重

盛次男宗盛或昇云云丞相或帶將軍次之子息昇進怨心凡

過分之榮業冠絕古今者歛就中去云云年以降強大之成勢

滿於海內苛酷之刑罰普於天下遂眾庶之怨氣吞天四方奇

奴成變何況魔滅天台法相之佛法哉只此煙滅佛像堂

舍顯密正教悉成灰燼陟跡相乘之口決抄出諸宗之深

義秘密之奧旨促遭回祿如世之送罪無非彼之唇吻

倩案修因感果之理為敵軍已其身被懸首於才鋒可膝骸

於戰場處免弓矢刀劍之難病席終命誠宿運之貴兆

人意之所測歟但神罰冥罰之條祈以可知日月不墮地

爰而有憑者歟此後之天下安否只奉任伊勢太神宮

春日大明神耳

今日五萬遍

此日請佛嚴聖人奉供糧佛酥

一字金輪

不動明王

愛染明王

孔雀明王

毗沙門天

已上奉畫一鋪

守護國東經一部十卷

大孔雀明王經一部三卷

金光明最勝經一部十卷

王法政端經一部

仁王般若經二卷

以上黃紙朱軸

墨字新字也

件佛經圖字供糧之台趣且為拂當時之尼難且

為鎮天下之天殃也若所願成就備王佐之器量者

以此佛經仰立七道之諸國以每年正月八日為式日於

國分寺奉圖寫供糧即置長日之所候可限未來隆專以上

春之香宮可祈中夏之安寧也自今日每朝供香花可期海

內安穩願求成就也所願多在社稷佛天何不施哀愍給哉

懇地深所仰悲願也

今日經房朝臣送札云明日可被議定東國及逆事可參院者

申所勞之由了

六日壬子天晴此日於院殿上被食儀聞東亂逆夏之余依

所勞不參撰政雖參不候座居閑所云大臣以下公卿

十人參候云前大將宗盛卿奏院云故入道所行等

雖有不叶愚意之事亦不能練爭只守彼命所罷過

也於今者萬事偏以院宣之趣可存行候先聞東夏其

糧已盡無力征伐如故入道沙汰者西海北陸道亦運上物并点

定可宛被糶米。此奈又何棟可候哉。若有可被宥行之儀者可被斗仰下欵。又猶可被追討者可存其旨。曰公卿亦於院會儀之後奉一決之趣。可進退也。者依此申狀。有今之群議。議卷之趣。可尋聞。余愚案此更甚無由歛被宥行之儀。為朝大見苦事也。而征伐之奈遂不可叶者。聊可被述其由緒也。所謂同亂之逆臣蒙天罰。夫亡之於今者。法皇可知。食天下之由。普可告知。遠邇欵若幕下。返摧於若暫。可令喪隱道之由。欵此兩奈其不然。被宥行之奈首尾不相應。又賊徒不可和平。部以無所據之沙汰。欵縱又雖可有此儀。法皇一旦不可受取。再三可被懸仰。幕下欵而一問一答。有御沙汰。果以有後。收欵真言。

今日急誦五万遍

七日癸丑 天陰雨降 昨日會議問實守卿之處返事如

昨日群議之趣 隴步異大略一同 候欵

左大臣 大納言四人 隆李 實房 實烟 宗家 中納言三人 忠親 朝方

實家 參議二人 家通 實守 候殿上座 經房 朝臣 傳仰 倫旨

云 關東逆亂之間 依天下 飢饉 御祈不合 斯又兵糧已申

賊首群集如何 一同申之 先被下院宣隨之 收跡可有沙汰

公御祈之兵糧米 隨堪卿有沙汰之趣 候重仰之被成廳

御下文其收如何 又使者誰人哉 西海道謀及之間 又

如何人申之 由西海道同可被下廳下文 使者夏兩樣哉

主典代若廳官或四位院司 收跡夏或一通載圖可

令廻見或國名到付國司可遣其後人退出 今日左大臣

師堀川大納言參入廳下文之間其其沙汰可候之由兼及候大
略暫休征伐先以院宣可被宥之儀候次傳聞今日以
議之旨為使靜賢法印被仰遣宗盛卿許於門外以能門
傳示仰旨幕下返奏云猶於重衡者來十日定可下遣也然者
東國勇示永賴朝可隨重衡之由可載院宣者靜賢云
若為此儀者被遣院宣無益只一向不可多征伐之儀事歟素
付令申給之狀已有群議今被報奏之間依遠了何様可候
哉三重示亦招賴盛教盛亦卿相議重可令申三凡次
第切腹事二余愚案相叶了大将縱雖有猶豫之申狀
重有問答不可有後之凌亂之様被定付議了可及
議定申狀仍有此異論哉

八日申寅雨降被峯之終所作備呪遍了今日四万
返九七八日之間廿遍也

此日奉供養不動尊昼像并尊勝陀羅尼亦依先日宣
旨也以智詮阿闍梨為導師
中以法眼道狀被來

今日典藥頭定成來為問侍從所勞召之無別事三此
以問那綱入道瘡申云万死一生無憑三

九日乙卯天晴傳聞一昨日隆季忠親卿亦參院議定廳
御下文之趣仰俊經卿令草之三今日俊經卿持參件
草其趣已無所據仍此儀不可然之間有法皇之仰然
而前幕下只賜此狀先立遣之相續可遣重衡之由
申三御使召繼三廳下文狀可注載之

入夜靜賢法印來談世上莫三每事不足言天下滅亡之

期當此時欲以欲息者也

廳下文可書入

十日丙辰天晴傳聞時忠卿所勞之重衡朝臣來十
三日可下向今日先檢非違使景高相具院宣以召繼
發向之為御使

十一日丁巳天晴花馬頭宗雅來談世間事今朝以季
長朝臣訪邦綱入道所勞遂日有增氣定成憲基
共申有怖畏之由之

十二日戊午陰晴不定訪邦綱卿所勞只同事之今夜

中宮并前大將等渡居六波羅喪家猶木八條河原之

經家朝臣來重喪之後今日始召前問重家入道臨終
間度仙嚴聖人顯具僧都亦為善知識之傳聞關東已

欲伐入官軍陣中物騷飛脚至來申此狀重衡明日
可馳向之

十三日己未天晴參女院御方重衡今日出門明後日可
發向之

十四日庚申天晴早且遣使於邦綱卿許今日憲基加
針之仍所訪也使者歸來云膿許杖出苦痛頗減然
而無力弥增之午剋全玄僧正來邦綱大略無其憑之

晚頭右京權大夫師光來初忝之後今日始所召前也談和
歌事亦料人和哥之外無他藝且依此事所初參也

今日於高倉院御喪家女房亦奉鑄銀普賢像名書二品
經奉供養隆憲僧都為導師說法驚耳之

此日有禪門薨葵籬為出家之人依和之例被行

云 從今日廢朝 三々日 々

十五日辛酉天晴雖有雨氣未雖今日追討使藏人頭心

四位下平重衡朝臣相具廳御下文 先日景高持 所

發向也今日宿宇治來十九日可著美濃尾張之堺隨

兵方三十餘騎 雖為重喪中陰之內依前幕下會不

願先父之追慕歎重衡堪武勇之器量之故殊應此撰

愚案重衡者其身向南都滅亡東大興福兩寺法相三論

二宗者也四所明神七堂三寶定與冥罰歎因茲下在父喪忌

哭後之禮赴合戰之場景以可報彼逆罪者也造意之

禪門已罰下手之重衡豈免彼決哉天然之理得而可知努力

十六日壬戌雨下申剋以後天晴大約言入道所勞定成憲基

共申必死之由憲基云且得身暇退出了 其後筑紫醫

師法師出來加療治自本討討兒搜出膿汁五六坏其後

心神頗落居辛苦又減氣 但猶無其憑歎歎

今日參女院御方

十七日癸亥天晴傳聞越後城太郎助永依宣旨已襲

來甲斐信濃國之由風聞為無實 及晚隆職來話

之筑前之司負能郎從一昨日上洛被有相能事來向語之

官兵其勢萬餘騎尾法賊徒僅三千騎許刹那之間可攻

落日來船遲之間于今不戰五百餘艘已付人於今者賊徒之

敗績不可經往 今日光盛持來帝王略論先讀合第一

卷邦綱入道筑紫醫師雖加療治無驗

十八日甲子天晴長光入道來談世上夏法性寺座王被來

為訪邦綱卿所惱密々自是可行向 晚頭前施藥院

使憲基來召前問邦綱入道所由事申云去十四日加針
同十五日筑紫醫師法師出來搜出膿汁惡血等子其
後苦痛頗減氣然而更無其憑殆依此療治大事可出來
十九日己丑天陰及晚小雨早且典藥頭定成來話云邦綱
入道必死也去十四日申其由了不可過今月之內
筑紫醫師療治於今者無益欲病躄了又傳聞
賴基同申不可過今月之由遣訪之處辛苦頗減畜返
報今日忝女院御方此間定能卿來談院邊事

七日丙寅天晴午剋藏人尤少年行隆為院御使來臨
余依疾不出逢以李長朝臣聞此旨行隆云依為大事以人
不可申只忝御緣邊可申入仍招簾前長押下
廣庇
謁之行隆傳仰云東大與福寺惡徒依謀及夏被追討

了其後寺領等僧徒併收公之由被下宣下了嚴刑在
宥之故也其趣忽雖不可變恒例佛事亦併退轉無
過怠之禪侶御悲欲此事就中東大寺大佛御身雖全
御首燒損遠近見聞之輩莫不驚眼雖如形可造掩
假佛殿之由寺僧等欲結構之處寺領等沒官之間無力
於經營之言彼言是聞召欲不少因茲寺領并寺僧
亦如本可被返付哉若然者宣下之趣仰以無始終又懇
徒亦巡行向後不可絕仍暫不可及此涉汰欵兩之間愚惡
可量奏抑於興福寺事者長者定被斗申欵然為
御存知所尋仰下也者余申云先衆徒惡行累世積年
遂依謀殺之聞被追討之使敢非佛像心教之過失又非
禪侶堂舍之推怠然者僧徒之所願猶可依罪之輕重何

况於佛寺之願哉然而已被下沒官之諭旨不慮畿甸月忽
改易之條雖有輕忽之難已被補山階寺別當推別當了其上
被返付寺領更有何憚哉重案事情關東鎮西之謀叛事已
大事也以此之時祈請佛法可待彼効驗之處都無此沙汰
殆似致魔滅今被返付寺領等者三論法相之侶必專丁寧之
祈禱四海八極之民定休辛苦之煩費歛但餘惡僧亦乃無道
所掠領之公田人領等之外返付歛至于向後監行不可絕余
者召彼兩寺門徒僧綱已下殊可被越將來歛此上左右且可
有時議者行隆又云近日猶內都僧等與力謀叛之由粗
有其詞此條如何余云猶於有此儀者又忽何及寬宥
之沙汰哉勿論之事歛但尋搜真偽實者任可有
沙汰歛者余問云兩寺營作事無其沙汰歛如何行隆
云先只可被付寺願古議定之後定如此之巨細歛如
只今者未及其沙汰即歸忝了

以季長訪邦綱入道大略如不年別後

廿一日丁卯天晴傳聞左相府同申可返付之由云左府
余兩人許被尋

廿二日戌辰陰晴不定邦綱入道不覺成了傳聞熊

野法師原二千余人越尾張了為與力也今日賴輔

入道出京自勝尾寺自去月廿九日即向大納言入道之許

廿三日巳巳雨下申剋人告云邦綱卿入道已入滅早者即遣
使申之棟範云此未剋許一定了臨終神妙悅思不少以思

各上人為善知識件上人出家戒師也邦綱卿有雖函自
卑賤其心得廣大也天下諸人不論貴賤以其經營偏

為身之大事因茲眾人莫不惜但平憚門滅亡藤氏頗與其
夏欵故有蒙神罰之疑欵可恐

廿四日庚午朝間雨下午後天晴傳聞六波羅邊一族之輩
自昨日集會有會內議夏等節後等適者不會人切
其趣在在懷怖畏欵

邦綱入道今夜葬送

侍男共之中為余多見吉夢此十余日之間夏
此日女房忝女院御方今夜使大藏大輔忝茂修忝山
府君祭依多想也件男先此祭施効驗者也

廿五日辛未天晴申剋忝女院晚頭覺業得業來語
南都夏去夜上洛明曉可下向

此日法皇渡御法住寺御所公卿侍官供奉愚

案今度御幸不可被救心威儀只密可有還御也如此

夏無申行之人欵後聞公卿七人殿上人八人供奉

廿六日壬申天晴傳聞攝政不預

今日覺業得業來只今下向南都此次語之故藏後

僧都春日御社御心躰真實者金剛般若經也慥有所

見今聞此誤余所見多想正多之奈更無疑夏欵仰

可信合余多年之所願決定成就之期也感淚難押

者欵佛神照 岳玄應欵

廿七日癸酉自夜雨下申剋以注天晴今日依多想共

受金剛般若經於信助阿闍梨主稅頭定長來示合

女房湯治之間夏自明日可始也

廿八日甲戌物忌也行仁王講今日女房始湯治立木

湯也

七九日レ亥天晴物着也傳聞熊野那智御山強盜
乱入常住客僧一人而不留跡成荒廢之地レ近日海
下具像之右稱尼謂權現變也伴失レ是木山魔祓穢之微也

可悲空前右大将宗盛有病多然頗秘藏レ
此日丙子雨降入夜甚雨下雷鳴

傳聞撰政之所悩二禁レ其物雖安其處有危レ又教
盛卿煩三禁レ近日此病頻聞有様レ如何

女院御所兩度災上夏

造東大真福寺レ議定夏被問人

鴨社遷宮事

尾張賊首等退散事

春日除目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治承五年春下

辛巳

三月小

一日丁巳天陰風吹朝間雨降前施藥院使憲基來為

示合女房湯治之間夏所間也此次語云攝政自去也

煩二禁然而減于今日行水渡六條亭日來被坐

傳聞秀平可追討賴朝之由 脚力令申前大將不經院

奏直示報收了早之可攻落之由也但秀平全不動搖詞

如此令申斗也 官兵等京渡尾張阿依水落也來五日

可合戰

二日戊寅陰晴不定未剋藏人宮內少輔親經奏進字召簾

前談語此次語云近日雖可有祈年穀奉幣依天下

禮氣之疑禪門過其日限可被發進又云高倉院

候中陰御以後欲被行政始平被數之處依外記不候作于
今未被遂行只仰外記見任只一人也而况病之又云中
下旬之間可被行春除日之此外暫暫文談其後退出了
申剋忝女院御方入夜歸來

傳聞尾張武士等引退遠江之由日來風聞極無實
之義俊十郎以下數万督在尾張定說也實實東賊曾
以祈為先之

三日巳卯朝間小雨已剋以行天晴法性寺座主被來數
剋談語晚景被歸了

第供如常家司等皆有所勞仍無陪膳不可為例
光朝院領大和國七ヶ庄之能國司能前大將大將可進

證文之平春下

四日庚辰天晴傳聞三日合戰延引來七日之定能鄉
來談除目之夏等之外之發之少之備借與之玄剋女院御所

炎上先渡御々堂却所大將并其室同之其後余歸家令

禦餘焰遂免了誠是佛神也此間攝政被參女院
渡御余家其後攝政退出了人々少々參入衍文

頭并同參及深更余渡居南屋上家先是女房等此後花

山院中納言參女院之又女院未渡御余家之前自院有御

使北面
下下薦

五日辛巳天晴去夜火事不聞及之軍今日多以參入左
中將清通朝臣來入夜中御門大納言被來

六日壬午天晴恭茂來又典藥頭定成來問余脚氣事
申云暫不可加療治只以新步可為治之申間等有

其理此日小除日近日六位外記只一人又見病公夏等闕

如仍為補外記春除日以前取被忘行也伊与守信章院卿分

備前之由有冲氣色然而重衝卿國勢仍如元可知行

可知愈伊与之由前大將人之申之右少將公衡依祭使

闕如被任之之又檢非使光長被搦宮日來被梟首之由

風聞式又不然之未定之間有此宣下爰知決定現存欵

人以為嘲哂欵物心以忽不可及此涉汰欵又出雲重任朝

方卿知行也伴卿日來院御執居之間頻奉音信之

由有其間今於夏有家憐頭其驗欵

傳聞東國勢甚以強大容易不卿敗散之凶黨等亦

議之官兵等傳入在尾張國之後盡負可對伐之由之

允官兵之糧俾考之更以無斗略事也成敗近日可見之猶

之人決定在伊豆國真傳之之間雖難知處之ケリ如此之

是等說皆難取續欵入夜尤大將被參女院以藏人示

之只令欲參啓之間雲母家近邊有火事仍忘退出之

今日除服新院出川原陰陽師漏刻轉士憲成陪膳季

長朝臣役兼親余著到亮闇直衣純色也日來所著之薄花

色直衣指貫等賜陰陽師之嘉承之例除服之由不見

然而思事理等可不除武雖亮闇中於其色頗濃者尤

可除之也仍除服之

七日癸未天晴參女院御方早且天文轉士廣元來大星苗

余南斗及十金日大將軍慎也之又云道之秘夏在大白

經天只以老見奉奏專不可然事也不當乎而當乎以之為

經其有可得白之樣也不知口傳之如恭親只以益見祢之尤

訛之也之此外語道之秘夏亦不遑具注

傳聞今日尾張合戰之日也。後聞不然。

八日甲申天晴物忌也

九日乙酉天晴物忌也

十日丙戌天晴參女院御所

藏人宮內少輔 親經來非指公事只取參也。傳聞前大將

有食疲之病。或云不然天性大食之人。

十一日丁亥雨降午剋頭辨經房朝臣為院御使來余謁

押取夏亦度々雖許申無裁許之上關東神領亦俾為

賊徒被虜領了仍社家之力不可堪造營先例為本社之沙汰所被造營也

仍任他社例被付成功為公家御沙汰可被成出來之由

彼社司進解收此事已為新儀何様可被行哉者

申云於此許任道理可被裁許矣關東神領亦夏所申無疑

殆似彼社領亦必限閑當以此他領并神封等之力猶可勵

勸之由可被仰付様所詮之不定又不可然止被付成功何事

之有哉年來為社家之沙汰偏為蒙御沙汰之奈不可然

事歟者經房云左府申收同前也此次經房云座主明雲

勸仕勸仕院御祈藥師修中崩御其後公家御祈等可

被禁忌歟向長日御修法不結願又追討使御祈猶勸仕

此事先例不覺悟假初向私夏款取示也偏可依先例之由答了

愚案若可憚者彼御祈等即可結願歟而于今勸仕

忽及此沙汰如何

十二日戊子天晴午剋權右中守光雅為攝政使東

余呼簾前廣逢之光雅云造與福寺之間事

條之可被斗仰之由所仰也者

一燒失之所可遣使者否事不知先例又違期了強不可遣使之由有令申之輩如何又長者可下向哉否如何
答云於御使者必可被遣不全可依違期於長者下向者今度不可必然死

一於南圓堂維摩堂者任度之例為長者沙汰可被造管其事始今月廿四日之由勘申而金堂已下夏可為公家御沙汰其間有忝定夏等期日以前難決其夏儲日四月十日也而賀茂祭如何被問例之処出加佛夏等雖不可勝計如此之大失夏猶可有思慮哉如何答云如此夏尤可有忝沙汰也今月廿四日旁宜欵其夏難叶者又祭以前何夏之有哉敬祈佛夏先例強不悖事也

一於夏始者諸堂尚時雖可被行至棟上者六七月之間金堂已下不可叶於長者之沙汰堂者年內必可造被上畢依彼兩月之間必可被上棟也縱棟如何

答云棟上之時長者以下氏公卿可下向歟而只被上講堂南圓堂棟無金堂之沙汰專似忘本躰欵又假棟之條事可謂輕忽欵但如此大造作神社佛寺八省內裏等之中有被上假棟之例在准據其例同日被上金堂之假棟何難有哉

一炎災事任先例可被申三社也而亮齋中諸社祭不被立幣此條如何

答云此事難題也凡亮齋之間不被立氏社幣未知其

故之家已有奉幣臣家何憚哉然而行來已尚忽
難改舊視規心歎至于臨時大事者不可默止事歎但
都可被憚奉幣者又可被發進之由難申歎進退
惟谷思慮已迷諒蒿中奉幣若有上古之例者可
被准據歎已為流例然者雖不被在又非疎神事之
儀歎猶訪有識之士可被左右也

一 今度以何度例可被遵用哉永承雖為吉
例其後無程有災為之如何

答云康平金堂燒失長者不被下向兩事相似今
度如何又嘉保為吉例此兩度之間可被用歟

光雅重云於後二條殿例令他事所忌遲也至此事
如何

余云有其儀者勿論事也不及左右者竊案之被舊
先祖事如何之

一 年來之例於春日御塔被行唯識會而依燒失
於御社可被移行御經同燒失須新寫之處
御塔新造之時同可被供粮新寫之經其時可被
寄今度新寫經哉此條可有儀依於今般者只
以寺家所在之論可被遂行之由欲定仰如何

答云會釋釋可然

光雅久云依亮副可止舞樂之處等於御社被行
者凡可有舞樂之由舞人光近亦所申也如何

答云元於御社被行此會者可有神事改減之恐
歎至于此莫被移行御塔之法會也然者依亮

副被止舞樂依難之有哉但神社者雖亮副有被
止舞樂之例歟一旦可被問例歟

光雅退出畢

相次大外記賴業來諾云世上事東大寺勘草所持來也
又諾云秀平遣 宣旨請文其狀云廻籌策於莫粟

之陣柝賊沆於鳥塞之邁云云然而專難信用者歟
晚頭參女院召施藥院使賴業令見大将灸治之
跡聊有不實也入夜歸南

十三日癸丑天晴傳聞去十日官兵未欲墨ス侯之間渡
尾張賊徒等越來五千余騎也而重衡舍人男金右九高
名者也云云

告之因茲相防自己剋至申刻以合戰賊黨千餘人
被梟首其後三百余人溺川水之滅畢大将軍未以

伐取畢猶官兵亦渡墨侯川襲殘賊亦云云是去夜飛脚至
來稱申云十郎藏人行家本名
義俊云云被斬入河一定大亡軍歟

然而不入梟目之中云余案之重衡無為無事歸洛者誠社罰
殆似有疑者歟始終定有棟歟莫言云今日女房頻加灸治

十四日庚寅天晴女房姬君密々參詣廣隆寺六角堂等
光威參候讀合帝王略論第四卷

十五日辛卯天晴大将喉頗腫云云依召主祝頭定長令見之
申無別事之由此次余問云神在之心之時胸都通憚之歟如

何申云毒蓋王堂已下主于巨穴憚中心一行也於二行三行
者不憚之云云

今日祇園一切經會依亮副無舞樂

十六日壬辰天晴知康法師來仰可抄進灸之由是仰

名醫等之物中^也先日欲仰稗生^而借案^之矣治事^猶重^家殊^所習^傳也依^召仰^之

五位藏人親^經來^非指^等事^只所^來也余不^謁之^以人間^近日^公夏^等申^云來^月可有^行幸^閑院^之由^云又^來廿^四日^可有^除肩^書廿^七日^祈年^穀奉^幣云^云此^次相^能右^大將^可加^矣若^之由^畢

定^能卿^來語^云來^廿七^日可^有日^吉御^幸之^由風^聞未^有一^定云^云

十七日癸巳朝^陰已^刻以後^晴參^女院^御方^傳聞^秀平^為責^賴朝^軍兵^二萬^餘騎^出白^川閑^外因^茲武^藏相^摸武^勇之^輩背^賴朝^畢依^賴朝^歸住^安房^圍城^畢又^越後^城太^郎助^永病^死云^云但^紫難^取信^如此^浮說

先^之皆^以虛^誕也然^後日^為存^知真^偽隨^聞及^住畢^才俗^甲午^天晴^物忌^也傳^聞坂^川宰^相賴^定卿^薨逝^云

經^實經^定子^無指^藝業^為朝^非殊^要人^欣相^傳之^家領^有救^頗其^家富^云召^請景^仰除^日畢^時府^奏不^可過

兩^三通^之由^成功^之輩^准其^數多^一度^除云^不能^上七^八通^之府^奏依^尋成^功次^第及^功程^多廿^可上^府奏^之由^所仰^也

今日^被實^檢真^福寺^燒失^之跡^云氏^院別^當主^光長^者又^被實^檢東^大寺^勅使^行隆^等也

十九日乙未

廿日丙申天^晴信^範入^道來^詔造^真福^寺之^旨事^云十八日^遣勅^使已^下實^檢即^日可^有伏^議并^造寺^除目^之處^國

宛^更行^隆不^申定^下向^依延^引來^廿四^日云^廿四^日可^有三

社奉幣 此事被討人之忠親雅賴小御也雅賴中可有奉幣之由忠親中只遣使可被告申之由云云亮高申無奉幣依有此沙汰也

并多武峯權岳等告文云云來月九日可有事始云云此

外談雜事亦攝改不知和漢事之條頗欲息歟

法皇來世七日可有日吉御幸云云世人請之歟

廿一日丁酉天晴酉刻藏人左少辨行隆為院御使來

余依風疾隔障子謁之行隆云東太寺與福寺八省三

大作事一時相逼東西國有乱水旱損無極如此之間秘

計難及歟惣以為大事之上先當時被尋申事二條一者

來世四日可被行造與福寺除目并同國宛議定而出講

堂南圓堂者為長者沙汰可被造營金堂已下為公家

御沙汰可被宛諸國之處東國大略不及沙汰所紛之國之被

宛省造作畢依無可然之國及此條如何二者南部僧徒

等申請云大和國如元全分被付兩者入息堂并築垣試

可相勵之由所申也可被載許哉否如何余申云先國家

大事無過之安民有而大度可成功之趣元此間子細委廻

且慮可計奏由可被訪公卿及有識士亦歟以短廬卒尔不

及計申柳於被尋聞兩條先造八省國々可被除否可

大極殿朱雀門小安殿等尤可被除於廻廊支配者強不

可被遲歟此國宛事須議定之後有沙汰也而期日已近者

然只先可然之國少之可被計載歟即大和國被宛之奈未

及其儀歟如何 此條追可奏子細當時只驚一旦許也 殿雖何國先被計宛儀

定之後追可被左右也 於講堂可被維摩會依年内可造平之由長者結構依金堂以下事又百忘沙汰云々 次

大和國併免給僧徒之奈專不可然於大和國者委有沙

汰與福寺事一向事被討歟若又東大寺事可相營歟

如北之間評定忽慮之後可被左右忽免給之条國有後悔歟
凡與福寺之間事一向被仰含長者彼計申之上又可有其沙
汰歟且以北未趣可被奏也者行隆北上条之准有相承
今日等忽不能左右大概不過斯歟御佛被鑄之間事可
被下知識之詔云云者

正刻女院御所燒亡余不參會於自御所内云數度
有北災非其詔之所及女院御生中令遭火信事
加今度七々度也每度出自御所内云於今者不
可有北恐歟太比兩家有抗恠矣共古火災之由果
以可付合又螢惑守計為大將慎之間先日廣元令
申同以相叶畢余重尼年旁以天然之運也云而
有餘攝政被參

廿二日戊戌天晴女院御堂御所四壁不令有其恐依
竊渡御賴輔入道南直廉未曾有事也致生見如
此之事可悲云云取上留御堂御所為表御坐彼之
由也今日兼雅之賴亦卿為訪來各隔障謁之
廿三日己亥天晴攝政送書云與福寺團宛并造寺
除目亦明日可被行而高階仲基聖申次官如何相計
可承云云又云八省東大與福寺送作亦事遍可被問
人之由昨日所傳兼也云云余報云檢先例可被
計定也仲基重代為被召仕之者何事之有哉但
先例能被撰悉量事也暗難計申者

廿四日庚子晴女房參女院御所

中御門大納言被來為訪也日來依所勞不能行云云

此次詔除目事等今夜除目始

批筆左大弁
長方卿云

并有造

廿九日辛巳天晴參女院御方攝政後示書云昨日

除目今朝事畢又依奉行人懈怠送寺除目延引不

便云伯耆國稻積庄去年被付國畢不停廢而昨予以靜

賢法印中院号件庄雖不待廢御領去年被付國之

次第偏非國司進連子細不能注載如元為院廡沙汰被仰付

可然之人尤宜欣者令且勅報之趣靜賢示送其狀

去進申之條返之神妙然者可宛賜人欣重可觸

申之由有御氣色其次仰之尋常御情性猶耳心思

食可奉相憑之由所候也云余重申云件庄可宛給人

之條不及沙汰早可賜也抑御定之趣殊恐畏申之由

同以令申畢今日否泰茂問火事右申云女院御病

事余可有吉慶事云但聊可慎口舌劇諍廿日之

內壬癸日物忌日也云

廿六日壬寅天晴物忌也未申刻件雷鳴小雨去夜

事重衡朝臣入京云法皇明日欲幸日吉社而依

天下穢氣之疑云前幕下制止延引但可參籠

今日吉給云有穢疑者准今日吉豈無憎哉如何云

除目入眼也

廿七日癸卯天晴見闈書知威任參議親信卿給周防藏人

更時經子經房任肥後頗不便欣女房國謀及之者掠領其外

無他計略日來所期藏人巡年之而被任肥後如何云但被

停廢新被庄園者事宜欣法皇今度除目不可被口入之由

風聞而親信卿受領又經房頗有不快事之由謳歌今如此
者每事似遂御意起云尾張相國入道入洛之處內々示遣
女房傳憲親法師也有恐悅之報

廿八日申辰天晴晚經朝臣來申吉良庄新事又聞坂東
勇士亦已趣來參河國實說云官兵亦併歸洛又無兵
糧得其薄可襲來歎尤可有用心事歎

廿九日乙巳天晴昨日又物忌也晚頭太夫史隆織來門外
問造寺除目延引子細申云先例為上卿与今度各無御參
又國宛事未定打兼光不中觸穢中依此亦事

延引只今其期不聞云早且倍佛嚴上人示合祈事
亦又有夢想事同示合也今日下名云

風雨如故... 御意起... 入道入... 忍悅之教

廿八日... 河國... 官共... 瑞瑞... 豫得其... 可...

廿九日... 天晴... 又... 晚... 史... 隆... 殿... 門...

聞... 手... 除... 日... 延... 引... 之... 細... 中... 之... 也... 州... 為... 上... 鄉... 于... 今... 度... 各... 處... 均... 有... 人... 事...

